

序

吾初未讀莊子頗自以爲有知既讀莊子乃覺吾向之所知不足以爲知也吾初未解莊子頗自以爲有言既解莊子乃覺吾向之所言不足以爲言也逢氏之子聞歌以爲哭見白以爲黑臭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置者焉吾向之所知與其所言殆亦猶逢氏之子與譬之有鐵石金玉焉有目者見之莫不知鐵之黑石之白金之黃玉之碧也使羣瞽辨之則是非之爭樊然殽亂有目者喻之曰此石也此玉也石之質粗而玉之質細也羣瞽慕之其或得之與其或不得之與又如曰石之色白而玉之色碧也白與碧豈羣瞽之所能喻者哉又喻之曰此金也此鐵也金也黃而鐵也黑金也優而鐵也劣金也重而鐵也差輕雖有公孫龍之口惠施之辨近取譬焉以明告之而莫能喻者無其官也無其官則不能明其道則大遠之在吾前也不似鐵石金玉之在瞽者之前乎白黑黃

碧之色優劣輕重之差不能自辨焉莫之能喻焉及聖賢之門與聞大道而不能明
心知之聾盲也安知吾今之所謂黑白黃碧優劣輕重不似逢氏之子乎有喻吾者
曰白非白黑非黑黃非黃碧非碧凡色在日日之色七其於物也有入有不入入者
則隱其被拒而不得入者則外見焉外見焉者目之所生非物之所有也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子自不明妄執所見以爲是非轉不若無目者一無
所見之不迷惑矣然形骸之聾盲或尙有足以喻之者至於心知之聾盲吾將何術
以喻之哉子之讀莊足以自愈其聾盲邪子之解莊足以愈人之聾盲邪子既不足
以愈聾盲莊周之書又何足以愈子子又安足以莊周之書愈夫人邪吾應之曰天
下盡聾盲也將皆與我同其顛倒如羣聾羣盲之相聚焉則吾子其轉爲聾盲之尤
者矣將誰使喻之雖然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宇宙之大萬化之奇官知之所不能接
神識之所不能明吾子及吾與今人同之與古人同之與古今中外之人盡同之也

果不足以相知也果不足以相喻也日月雖明不能使盲者自見其身手聖賢雖知不能使愚者自見其天君官知神識其果足用與其果不足用與喻吾者欣然而笑遂相忘於無言之堂焉民國十八年散生陶西木記於安大講堂

序

未生之先吾無身也既死之後吾亦無身也是吾身以無始以無終也未生之先吾身欲來不可得也万死之日吾身欲留亦不可得也此不獨吾身然也舉天下古今中外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身莫不然也未生之先吾身爲馬爲輪既死之後吾身爲鼠爲蟲吾不能自知也不能自主也不獨吾一人不能自知不能自主也舉天下古今中外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人亦皆不能自知亦皆不能自主也日月也星宿也山河也大地也萬物也當其未形欲來不得當其方化欲留不可未來之先何象既化之後何名日月星宿山河大地萬物其不能自知不能自主與吾同也其始於無終於無亦莫不與吾同之也然則宇宙之間其果無有乎無不可以忽有有亦不可以終無無忽而有謂之非有有忽而無謂之非無果其非有也邪果其非無也邪今乃有物於此懷抱天地盈滿十虛風雲之所不能逃鬼神之所不能外寂然獨立

於萬象之上其小無間其大無垠不生而生生不化而化化無物而物物無象而象象火不能焚水不能溺斧鉞刀鋸不能傷金石土木不能隔不可得而增也不可得而減也不可得而貴也不可得而賤也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常住不去當吾前也果非無有也白雲在天清風吹之化而爲物牛也馬也狗也羊也山立也波流也長爲龍蛇者圓爲星棋者翔爲鶴舞者踞爲老叟者瞬息之化萬象無窮也黃金在爐大冶鑄之化而爲物牛也馬也狗也羊也山立也波流也長爲龍蛇者圓爲星棋者翔爲鶴舞者踞爲老叟者瞬息之化亦萬象無窮也然則我與日月星宿天地萬物在大宇宙中其變化之無窮生生不已與白雲之化於天黃金之化於爐有以異乎清風之吹其誰使之大冶之手其誰舉之清風不能自主大冶不能自知與吾同也且夫一身之內其化之無窮又何以異於宇宙哉陰陽寒暑之氣之入吾鼻黍稷芻豢之食之入吾口則化爲吾耳目手足皮髮

爪牙其朽腐則出而化爲異物不亦似白雲之化於天黃金之化於爐邪使吾不得是陰陽寒暑之氣黍稷芻豢之食者吾尙得自有此身乎是故吾身者萬物之所鑄也萬物者吾身之所鑄也吾身之鑄萬物萬物之鑄吾身誰其使之誰其已之亦不知不覺推移於大自然之中猶一片之雲妙化於太空一塊之金妙化於大冶而已今吾與諸生講莊子相對之際堂內之人物堂外之花木以及莊周之書西木之聲其亦將與太空之清風白雲爲一體之化化於無窮乎諸生欣然相視而笑同觀此大宇宙者寂然常存推其大自然之車以行於無窮之途而吾等乃與日月星宿天地萬物清風白雲相與同乘此大自然之車以往來逍遙於無窮之境而不自知其無窮也民國二十一年秋散生陶西木再記於安大講堂

莊子洛誦例言

一是編取便誦讀故解釋只求明了不尙繁博學者且讀且玩索之必可得豁然貫通之樂凡字義之難明者俱附於每篇之後以便檢查

一是編只重文理章節之脈絡詳爲剖折雖不能得意忘言渙然冰釋當不至尙有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之病至於義理本無窮盡古註精華縱略收於莊子講義之中又何能盡其萬分之一是在學者自得之耳

一是編解釋出於古人出於鄙見均不復識別以省時力道無畛域心無彼我分別何爲

一是編釋句係用今文直譯之學者當先熟讀本文逐句逐字自索其解務求適合通俗談話或執筆自譯之以與本書對照然後本編所譯虛實諸字方可切實了解否則茫然不知所謂不獨不能得文言一致之效縱令熟讀終無益也

一是編釋句本可意譯取悅讀者之目惟竊以爲古文與今文句法異者絕少所不同者單字之義耳若能解得單字可立收文言一致之效讀者試細心玩索自可知此言之不誣養生主人間世二篇則在逐句之下譯之以便對照

一是編爲便總持故於局言位字之法概從簡略學者參觀他書及莊子瞻明可也
一學者先熟本文通其大意然後再參考古今訓詁合而觀之則美惡短長若列眉目自可得止確之解若閱其注釋仍舊茫然不知所謂不但無益反亂人意棄之可也

一古文最難解者厥爲虛字塾師恆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往往以不解解之遂使學者茫然莫由領悟本編有見於此凡虛字之神莫不極力求其切合今人言語雖未能盡得其神理學者細心玩索之或不無小補也

莊子洛誦目錄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莊子書分內篇外篇雜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共三十三篇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則失去十九不復可考內篇文理俱勝當是莊子親筆外篇雜篇似是後人假托雖亦多可喜然去內篇遠矣

緒言

一，莊子的出處

莊子是蒙城人（古蒙城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四十里又有小蒙城在商邱城南二十五里中有漆園莊子曾任此做漆園吏）他生卒的年月，不復可考。史記只說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楚成王派人請他爲相，他不肯就。楚成王元年，是梁惠王三十二年。那時齊宣王梁惠王都招賢禮士，去的人很多：淳于髡鄒衍等至梁，田駢慎到等至齊；就是孟子，也因為熱心救世的緣故，周遊列國；獨有莊子，超然淡泊，一處不去，可以見得莊子實行他自家的主義，人格高尚了。

二，莊子是純粹哲學家

莊子是一大哲學家，和老子差不多。但老子是歷史的哲學，莊子是純粹的哲學。儒家，孔子之後有孟子，道家老子之後有莊子。莊子生與孟子同時，他的才氣之大，和孟子也有些相似，會說能文；所不同的：就是言中之理，一是人事，一是天道罷了。孔

子得孟子，不過是出一中興人物，於學理上並沒有多大發明；老子得莊子，就增加了許多光彩。但是倘使孟子見著莊子，辯論起來，打破是非關頭，那他的成就，就未必在莊子下。況且兩個大辯論家，往來辯論，必定更有許多奇異的發明，孟子的學問因此更大也不可知。可惜古時交通不便，他兩人竟未能會得一面，真是可惜！

三，七篇要義

逍遙遊的第一要義：是要人自由自在，赤條條來去無挂無礙。人何以能如此逍遙？須得先打破一切束縛壓迫——形氣上的嗜欲，不忮不求，各安性份之內。嗜欲最大的；是功名，才知，貪生，怕死。功名，才知，貪生，怕死，又都只爲有我。所以不求功名，還算是真正逍遙，真止自在；必須打破生死關頭，忘却我之爲我，才能真正逍遙，真正自在。看他寫宋榮子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無求於世，已到那樣境界，他還說是猶有未樹；列子御風而行，無意求福，他還說是猶有所待；那大鵬的須扶搖羊角，有待於風，他不以爲是自在逍遙，更可知了。那末究竟怎

樣，才算得逍遙？才算得自在呢？他說：「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必須去盡了嗜好，至於無名無功，乃至無己，才能無往而不逍遙自在；人能無己，才能打破生死；打破生死，才能一無所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反言之：及吾無身，吾有何好！上下許多文字，都是申明此理。許由不受堯的天下，是爲此；堯見四子，眇然喪其天下，也是爲此。天下是功名利祿中最大的了，天下尙且等於糞土，何況其他！但必須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才見得真正學問，真正本領；不然那便要天下人笑罵！天地之正，就是大道，就是性命；六氣之辨，就是造化，就是無窮之事變。用大道性命之正，參贊造化，因應無窮的事變；還要逍遙自在，無一毫慌忙，那豈是淺薄的人，所能做得嗎？又須知自在和自由不同；自由有時被束縛，被壓迫，便失却了自由，自在是無論如何束縛，無論如何壓迫，還是自在。他說：「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老子也說：「

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以其無死地也」。所以莊子是對第一等人說話，淺俗之流，是不能領會。他們因爲不能領會，便恣口的罵他，是不關社會痛癢，不問民生疾苦，樂天安命，聽其自然的廢物；真是可笑已極！

(二)無用之用：第二要義，是要人明白無用之用。他又用大瓠、大樗，斄牛、來比喻無用之用。大者如天，看來空空洞洞，毫無用處，是一個極大的廢物；小者如夜，看來寂寂寞寞，毫無用處，但是地以天爲用，日以夜爲用，地沒有天，日沒有夜，就是小兒，也知不行。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莊子是專講這無形之用，不談有形之利的人，所正形氣上的那般人，不能了解。他們不笑他，不足以見莊子。(又無用之用與老子所說的無之用又有所不同，後再爲詳說)

(三)用大：第三要義，是要人善用其長，不要把有用之才，用在無用之處，所以用不

龜手之藥，及大瓠爲喻。莊子自家也知道世人要笑罵他，所以借惠子之口，先自嘲笑一番曰：「吾爲其無用而楮之」，曰：「大而無用」這就是嘲笑自家。不過借惠子之口言之，因而笑惠子拙於用大，猶蓬心之不通。又拿狸狌諷他熱心功名，逞才招禍。中上之士，得此指點，必能立時醒悟，返而內求。不龜乎之藥，就是嘲笑不善用其所長；善用的，小用變爲大用，不善用的，大用翻成無用。從此看來：莊子豈真是無用的廢人嗎？老子云：「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人之救世，至於無棄人，無棄物，他那等用處，該有多麼大！從來學者總說是老莊虛無無爲，專尙清談，毫無實用；真是大錯。乃是自家不解他的意思，把他當文章讀了，是不善學他的罪過，不是他的罪過。老莊主張無爲，固然不錯；但無爲並不是不爲；是要人一切行爲，出於自然。又要人無不爲，無不爲，就更難了。先要有因應無窮的才能；又要從從容容，出之自然。你看這等樣人，還要罵他無用廢物；天下還有誰人，不是無用廢物呢！大概從來學者，對於無爲二字，都誤解了；以爲無爲就是束手端坐，一切不爲

，那不成活死人了嗎？須知無爲不是不爲，是無所爲而爲，是從容自然，不勉強而爲。如飢之食，如渴之飲，雖有動作，却不覺得是有爲。雖有所爲，却無一人說吃飯，吃茶是做事？老莊是要人做大事，要象這樣自然，這樣從容無事。要人無論做若何大事，都要象這樣。無論遇著甚麼難事，不許說我不做；不許手忙腳亂；不許用一分意氣，不許用一點手段，都要順着天理；依著正軌，從從容容地做去，這才算是無爲而無不爲。反之，就是有爲。譬如恣食狂飲，肥肉厚酒，自戕其生，那就是有爲之害。世人只知有爲之益，竟無一人知有爲之害；真是可痛！孔子也曾要無爲。論語「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不是孔子要無爲嗎？又「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這不是孔子贊歎舜的無爲嗎？舜舜政治是何等樣好，豈真是一事不做的嗎？從此一點看來，可以知老莊的主張無爲，斷斷不是不爲了。就是孟子也曾主張無爲。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這不是孟子的主張無爲嗎？禹的治水，手足胼胝，十三年在外，三過家門，不曾進屋一次；生個兒子，呱呱的哭，也忙得不暇一看，又豈是一事不做的人嗎？現在孟子也說他是無爲，更可明了無爲的意義，不是一事不做了。可惜從來學者，都誤會了無爲的意義，竟把兩大先哲，笑罵不堪，冤哉！冤哉！不解無爲二字，不能談老子，故先在此處，爲之說明。

齊物論的第一要義，是要人得大平等；這平等不是尋常人所說的平等。尋常人所說的平等，是有形的，是有限的。齊物論所說是無家的；是無限的；是宇宙間有形，無形，有象，無象，所共同的。從那恆久不變的說；在天是道，在物是性，在人是真宰。從運行不息說；在天是大化，在物是命，在人是神。要明白這性分上共同的大平等，須先將一切形氣上事物，一齊抹殺。要在這極不齊中，求一個極齊的；要在這極不平等中，求出一個大平等，非先抹殺形骸，不可。形骸以我身爲第一，所以齊物

論以吾喪我起，莊周化蝶終；這就是示天下人以宇宙間，只有一個大化。萬象森森，都是空華暫現，毫無真實可言。化故無大小。無是非，無利害，無禍福，無生死，無始終，復通爲一。既通爲一，又何可言說？說且不可，又那來是非？所以衆說紛紜，都是虛妄；都是有所不見，各執一偏。故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又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那不是至齊至平等嗎？所以從大化看去，天地萬物，原來是一。有何不齊，有何不平，有何大小長短存夭？原來無生，那裏有死？原來無始；那裏有終？原來無無，那裏有有？無且沒有，尙復何說？「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一節，就是說明此理。

（二）真宰；第二要義，就是要人認得真宰。我們雖把一切形質抹倒；歸之大化；宇宙之中有此大化，此身之中也有一個真我。不可抹殺。要識真我，須先看破假我；所以先用我偶一語，令人尋味；繼用太木之竅穴，比人之口舌，穀鳥之音聲，比人之言語。大智，小智，一段，從反面寫；百骸，九竅一段，從正面寫。總是要人認識真宰，